

念佛與禪

(參考資料)



杭州居士

目 錄

達摩大師血脉論	1
達摩大師悟性論	9
達摩大師破相論	17
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	25
略論禪宗與念佛——擬四祖至六祖爲中心	29
/釋宗舜	
正念與念佛	73
/釋德星	
淨土念佛法門解脫病苦之理論初探	87
/釋道興	
《阿含經》念佛理論研究	103
/黃夏年	
論廬山慧遠法師的念佛禪觀	121
/葉露華	
華嚴淨土念佛思想的三種形態	141
/邱高興	
從唯識、中觀角度看念佛法門所含攝的禪觀理論與方法	157
/胡曉光	
曇鸞大師念佛法門研究	169
/溫金玉	
略析敦煌文獻中所見的念佛法門	185
/張子開	
憨山大師的禪淨調和論與念佛禪法門	205
/黃國清	

達摩大師血脈論

達摩祖師著

達摩大師血脉論序

右朝奉郎通判建昌軍事賜緋魚袋任哲作

原人之心，皆具佛性。泛觀諸家禪說一切經文，原其至當之理，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來真佛。達磨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；蓋謂自己真佛，不出一性之中。人人不自委信，所以向外馳求。將謂自性真佛外更有別佛，故諸佛諸祖師說法要人省悟自己本來真佛，不假外求。又緣種種法語泛濫不一，轉使學人惑亂本性，無悟入處。惟有達磨血脉論，并黃檗傳心法要二說，最爲至論。可以即證自己佛性，使人易曉。比之求師訪道，鑽尋故紙，坐禪行脚，狂費工夫，相去萬倍，此非小補。紹興癸酉見獨老人任哲序。

達摩血脉論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三界混起，同歸一心，前佛后佛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問曰：‘若不立文字，以何爲心？’答曰：‘汝問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。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？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？問吾即是汝心，從無始曠大劫以來，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，一切處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。即心是佛，亦復如是。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；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。自性真實非因果。法即是心義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無有是處。佛及菩提皆在何處？譬如有人以手提虛空得否？虛空但有名，亦無相貌；取不得、舍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見佛終不得也。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離此心外覓佛？前佛后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；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處？心外既無佛，何起佛見？遞相誑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無情物攝，無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誑無益。佛無過患，衆生顛倒，不覺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應心外覓佛。佛不度佛，將心覓佛不識佛。但是外覓佛者，盡是不識自心是佛。亦不得將佛禮佛，不得將心念佛。佛不誦經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、佛無持犯，亦不造善惡。若欲覓佛，須是見性，見性即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。念佛得因果，誦經得聰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報，覓佛終不得也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須參善知識，了却生死根本。若不見性，即不名善知識。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，亦不免生死輪回，三界受

苦，無出期時。昔有善星比丘，誦得十二部經，猶自不免輪回，緣爲不見性。善星既如此，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，愚人也。若不識得自心，誦得閑文書，都無用處。若要覓佛，直須見性。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無事無作人。若不見性，終日茫茫，向外馳求，覓佛元來不得。雖無一物可得，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，切須苦求，令心會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過，自誑無益。縱有珍饈如山，眷屬如恒河沙開眼即見，合眼還見么？故知有爲之法，如夢幻等。若不急尋師，空過一生。然即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師，終不明了。不因師悟者，萬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緣會合，得聖人意，即不用參善知識。此即是生而知之，勝學也。若未悟解，須勤苦參學，因教方得悟。若未悟了，不學亦得。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別皂白，妄言宣佛教，謗佛忌法。如斯等類，說法如雨，盡是魔說，即非佛說。師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它指揮，不覺墮生死海。但是不見性人，妄稱是佛。此等衆生，是大罪人，誑它一切衆生，令人入魔界。若不見性，說得十二部經教，盡是魔說。魔家眷屬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，憑何免生死。若見性即是佛，不見性即是衆生。若離衆生性，別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處？即衆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無佛，佛即是性；除此性外，無佛可得，佛外無性可得。’問曰：‘若不見性，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，廣興福利，得成佛否？’答曰：‘不得。’又問：‘因何不得？’答曰：‘有少法可得，是有爲法，是因果、是受報、是輪回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時得成佛道。成佛須是見性。若不見性，因果等語，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習外道法。佛是無業人，無因果，但有少法可得，盡是謗佛，憑何得成。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，佛都不許。佛無持犯，心性本空，亦非垢淨。諸法無修無證，無因無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惡，佛不精進，佛不懈怠，佛是無作人。但有住著心，見佛即不許也。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若不見此義，一切時中，一切處處，皆是不了本心。若不見性，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痴人，落無記空中；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惡。若擬修無作法，先須見性，然后息緣慮。若不見性得成佛道，無有是處。有人撥無因果，熾然作惡業，妄言本空，作惡無過；如此之，墮無間黑暗地獄，永無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應作如是解。’

問曰：‘既若施爲運動，一切時中皆是本心；色身無常之時，雲何不見本心？’答曰：‘本心常現前，汝自不見？’

問曰：‘心既見在，何故不見？’師曰：‘汝曾作夢否？’答：‘曾作夢。’問曰：‘汝作夢之時，是汝本身否？’答：‘是本身。’又問：‘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？’答曰：‘不別。’師曰：‘既若不別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；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’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，與如今不別；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滅。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好不惡，不來不去；亦無是非、亦無男女相、亦無僧俗老少、無聖無凡；亦無佛、亦無衆生、亦無修證、亦無因果、亦無筋力、亦無相貌；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、舍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爲礙；出沒往來，自在神通；透五蘊山，渡生死河；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。此心微妙難見，此心不同色心，此心是人皆欲得見。于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，如恒河沙，及乎問著，總道不得，猶如木人相似，總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識？佛言一切衆生，盡是迷人，因此作業，墮生死河，欲出還沒，只爲不見性。衆生若不迷，因何問著其中事，無有一人得會者，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。故知聖人語不錯，迷人自不會曉。故知此難明，惟佛一人能會此法；余人天及衆生等，盡不明了。若智慧明了，此心號名法性，亦名解脫。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它不得，是名大自在王如來；亦名不思議，亦名聖體，亦名長生不死，亦名大仙。名雖不同，體即是一。聖人種種分別，皆不離自心。心量廣大，應用無窮，應眼見色，應耳聞聲，應鼻嗅香，應舌知味，乃至施爲運動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時中但有語言道斷，即是自心。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色無盡是自心，心識善能分別一切，乃至施爲運用，皆是智慧。心無形相，智慧亦無盡。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四大色身，即是煩惱，色身即有生滅，法身常住無所住，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。經云：衆生應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迦葉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傳心，除此心外，無佛可得。顛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馳求，終日忙忙；念佛禮佛，佛在何處？不應作如是等見，但知自心、心外更無別佛。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又云：所在之處，即爲有佛。自心是佛，不應將佛禮佛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，忽爾見前，切不用禮敬。我心空寂，本無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盡落邪道。若是幻從心起，即不用禮。禮者不知，知者不禮，禮被魔攝。恐學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諸佛如來本性體上，都無如是相貌，切須在意。但有異境界切不用采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，我心本來清淨，何處有如許相貌。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懼；我心本來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

見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見法見，及佛菩薩等相貌，而生敬重，自墮衆生位中。若欲直會，但莫取一切相即得，更無別語。故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都無定實，幻無定相。是無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它聖意。故經云：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。

問曰：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？答曰：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，皆作得菩薩相貌。種種變化，是外道，總不是佛。佛是自心，莫錯禮拜。佛是西國語，此土云覺性。覺者靈覺，應機接物，揚眉瞬目，運手動足，皆是自己靈覺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禪。禪之一字，非凡聖所測。又云：見本性爲禪。若不見本性，即非禪也。假使說得千經萬論，若不見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話會，典教憑何所及。但見本性，一字不識亦得。見性即是佛，聖體本來清淨，無有雜穢。所有言說，皆是聖人從心起用。用體本來空，名言猶不及，十二部經憑何得及。道本圓成，不用修證。道非聲色，微妙難見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說也。唯有如來能知，余人天等類，都不覺知。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執相。不了自心本來空寂，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。若知諸法從心生，不應有執，執即不知。若見本性，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。千經萬論只是明心，言下契會，教將何用？至理絕言；教是語詞，實不是道。道本無言，言說是妄。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，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；不得起一念樂著，盡是托生之處，切須在意。臨終之時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，即魔攝。法身本來清淨無受，只緣迷故，不覺不知，因茲故妄受報。所以有樂著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，即不染習。若從聖人凡，示見種種雜類，自爲衆生，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成久有大威德，一切品類業，被它聖人轉，天堂地獄無奈何它。凡夫神識昏昧，不同聖人，內外明徹。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後悔無相救處。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，若了是心，遞相勸勉，但無作而作，即入如來知見。初發心人，神識總不定；若夢中頻見異境，輒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從外來。夢若見光明出現，過于日輪，即余習頓盡，法界性見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。唯自知，不可向人說。或靜園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見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與人說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靜暗中行住坐卧，眼睹光明，與晝無異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顯。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諸緣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說。夢若昏昏，猶如陰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，亦自知。若見本性不用

讀經念佛，廣學多知無益，神識轉昏。設教只爲標心；若識心，何用看教？若從凡入聖，即須息業養神，隨分過日。若多嗔恚，令性轉與道相違，自賺無益。聖人于生死中，自在出沒，隱顯不定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人破邪魔，一切衆生但見本性，余習頓滅。神識不昧，須是直下便會，只在如今。欲真會道，莫執一切法；息業養神，余習亦盡。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外道不會佛意，用功最多；違背聖意，終日驅驅念佛轉經，昏于神性，不免輪回，佛是閑人，何用驅驅廣求名利，后時何用？但不見性人，讀經念佛，長學精進；六時行道，長坐不卧；廣學多聞，以爲佛法。此等衆生，盡是謗佛法人。前佛后佛，只言見性。諸行無常，若不見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阿難多聞中得第一，于佛無識只學多聞，二乘外道皆無識佛，識數修證，墮在因果中。是衆生業報，不免生死，遠背佛意，即是謗佛衆生，殺欲無罪過。經云：闍提人不生信心，殺欲無罪過。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。若不見性，即不用取次謗它良善，自賺無益。善惡歷然，因果分明。天堂地獄只在眼前，愚人不信，現墮黑暗地獄中；亦不覺不知，只緣業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無目人，不信道有光明，縱向伊說亦不信，只緣盲故，憑何辨得日光；愚人亦復如是。現今墮畜生雜類，誕在貧窮下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雖受是苦，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，不异天堂。故知一切衆生，生處爲樂，亦不覺不知。如斯惡人，只緣業障重故，所以不能發信心者，不自由它也。若見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須髮，白衣亦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剃除須髮，亦是外道。

問曰：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憑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不言淫欲。只爲不見性；但得見性，淫欲本來空寂，自爾斷除，亦不樂著，縱有余習，不能爲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淨故。雖處在五蘊色身中，其性本來清淨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來無受，無饑渴，無寒熱，無病，無恩愛，無眷屬，無苦樂，無好惡，無短長，無強弱，本來無有一物可得，只緣執有此色身，因即有饑渴寒熱瘴病等相，若不執，即一任作。若于生死中得自在，轉一切法，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，無處不安。若心有疑，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。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輪回生死。若見性，旃陀羅亦得成佛。

問曰：旃陀羅殺生作業，如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不言作業。縱作業不同，一切業拘不得。從無始曠大劫來，只爲不見性，墮地獄中，所以作業輪回生死。從悟得本性，終不作業。若不見性，念佛免報不得，非論殺生命。若見

性疑心頓除，殺生命亦不奈它何。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遞傳心印。吾今來此土，唯傳頓教大乘，即心是佛，不言持戒精進苦行。乃至入水火，登于劍輪，一食長坐不卧，盡是外有爲法。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，汝即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言傳心，更無別法。若識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。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塵，覓佛終不得也。佛者亦名法身，亦名本心，此心無形相，無因果，無筋骨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。不同質礙，不同外道。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，其余衆生迷人不明。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，若離是心，即無能運動。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。身是無性，因何運動。若自心動，乃至語言施爲運動，見聞覺知，皆是動心動用。動是心動，動即其用。動用外無心，心外無動。動不是心，心不是動。動本無心，心本無動。動不離心，心不離動。動無心離，心無動離，動是心用，用是心動。動即心用，用即心動。不動不用，用體本空。空本無動，動用同心，心本無動。故經云：動而無所動，終日去來而未曾去，終日見而未曾見，終日啼而未曾啼，終日聞而未曾聞，終日知而未曾知，終日喜而未曾喜，終日行而未曾行，終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經云：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見聞覺知，本自圓寂。乃至嗔喜痛癢何異木人，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。故經云：惡業即得苦報，善業即有善報，不但嗔墮地獄，喜即生天。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執即業脫。若不見性，講經決無憑，說亦無盡。略標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

頌曰

心心心難可尋，寬時遍法界，窄也不容針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無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這心這心是佛。我本求心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從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時。

偈曰

吾本來此土。 傳法救迷情。
一華開五葉。 結果自然成。

達摩大師血脉論終

達摩大師悟性論

達摩祖師著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校刻

11
27

無心；非有非無心，此名爲中道。是知持心學法，則心法俱迷；不持心學法，則心法俱悟。凡迷者：迷于悟，悟者：悟于迷。正見之人，知心空無，即超迷悟。無有迷悟，始名正解、正見。色不自色，由心故色；心不自心，由色故心；是知心色兩相俱生滅。有者有于無，無者無于有，是名真見。夫真見者，無所不見，亦無所不見，見滿十方，未曾有見。何以故？無所見故，見無見故，見非見故。凡夫所見，皆名妄想。若寂滅無見，始名真見。心境相對，見生于中，若內不起心，則外不生境，境心俱淨，乃名爲真見。作此解時，乃名正見。不見一切法，乃名得道；不解一切法，乃名解法。何以故？見與不見，俱不見故；解與不解，俱不解故。無見之見，乃名真見；無解之解，乃名大解。夫正見者：非直見于見，亦乃見于不見。真解者：非直解于解，亦乃解于無解。凡有所解，皆名不解；無所解者，始名正解；解與不解，俱非解也。經云：不舍智慧名愚痴。以心爲空，解與不解俱是真；以心爲有，解與不解俱是妄。若解時法逐人，若不解時人逐法。若法逐于人，則非法成法；若人逐于法，則法成非法。若人逐于法，則法皆妄；若法逐于人，則法皆真。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，亦不將法求心，亦不將心求心，亦不將法求法。所以心不生法，法不生心，心法兩寂，故常爲在定。衆生心生，則佛法滅；衆生心滅，則佛法生。心生則真法滅，心滅則真法生。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屬，是名得道人。知心不屬一切法，此人常在道場。迷時有罪，解時無罪。何以故？罪性空故。若迷時無罪見罪，若解時即罪非罪。何以故？罪無罪處所故。經云：諸法無性，真用莫疑，疑即成罪。何以故？罪因疑惑而生。若作此解者，前世罪業即爲消滅。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，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。修道人不外求道。何以故？知心是道；若得心時，無心可得；若得道時，無道可得。若言將心求道得者，皆名邪見。迷時有佛有法，悟時無佛無法。何以故？悟即是佛法。夫修道者：身滅道成。亦如甲折樹。生此業報身，念念無常，無一定法，但隨念修之；亦不得厭生死，亦不得愛生死；但念念之中，不得妄想；則生證有余涅槃，死入無生法忍。眼見色時，不染于色；耳聞聲時，不染于聲；皆解脫也。眼不著色，眼爲禪門；耳不著聲，耳爲禪門。總而言，見色有見色性，不著常解脫；見色相者常系縛。不爲煩惱所系縛者，即名解脫，更無別解脫。善觀色者，色不生心，心不生色，即色與心俱清淨。無妄想時，一心是一佛國，有妄想時，一心一地獄。衆生造作妄想，以心生心，故常在地獄。菩薩觀察妄想，不以心生心，

常在佛國。若不以心生心，則心心入空，念念歸靜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。若以心生心，則心心不靜，念念歸動，從一地獄歷一地獄。若一念心起，則有善惡二業，有天堂地獄；若一念心不起，即無善惡二業，亦無天堂地獄。爲體非有非無，在凡即有，在聖即無。聖人無其心，故胸臆空洞，與天同量。此已下并是大道中證，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。心得涅槃時，即不見有涅槃。何以故？心是涅槃。若心外更見涅槃，此名著邪見也。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心，爲因煩惱而得智慧。只可道煩惱生如來，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。故身心爲田疇，煩惱爲種子，智慧爲萌芽，如來喻于穀也。佛在心中，如香在樹中；煩惱若盡，佛從心出；朽腐若盡，香從樹出，即知樹外無香，心外無佛。若樹外有香，即是他香；心外有佛，即是他佛。心中有三毒者，是名國土穢惡；心中無三毒者，是名國土清淨。經云：若使國土不淨，穢惡充滿，諸佛世尊于中出者，無有此事。不淨穢惡者，即無明三毒是；諸佛世尊者，即清淨覺悟心是。一切言語無非佛法；若能無其所言，而盡日言是道；若能有所言，即終日默而非道。是故如來言不乘默，默不乘言，言不離默；悟此言默者，皆在三昧。若知時而言，言亦解脫；若不知時而默，默亦系縛。是故言若離相，言亦名解脫；默若著相，默即是系縛。夫文字者：本性解脫。文字不能就系縛，系縛自本來未就文字。法無高下，若見高下非法也。非法爲筏，是法爲人筏者。人乘其筏者，即得渡于非法，則是法也。若世俗言，即有男女貴賤；以道言之，即無男女貴賤。以是天女悟道，不變女形；車匿解真，寧移賤稱乎。此蓋非男女貴賤，皆由一相也。天女于十二年中，求女相了不可得，即知于十二年中，求男相亦不可得。十二年者，即十二入是也。離心無佛，離佛無心；亦如離水無冰，亦如離冰無水。凡言離心者，非是遠離于心，但使不著心相。經云：不見相，名爲見佛。即是離心相也。離佛無心者；言佛從心出，心能生佛。然佛從心生，而心未嘗生于佛。亦如魚生于水，水不生于魚。欲觀于魚，未見魚，而先見水。欲觀佛者，未見佛，而先見心。即知己見魚者，忘于水；已見佛者，忘于心。若不忘于心，尚爲心所惑；若不忘于水，尚被水所迷。衆生與菩提，亦如冰之與水；爲三毒所燒，即名爲衆生；爲三解脫所淨，即名菩提。爲三冬所凍，即名爲冰；爲三夏所消，即名爲水。若舍却冰，即無別水；若弃却衆生，則無別菩提。明知冰性即是水性，水性即是冰性。衆生性者，即菩提性也。衆生與菩提同一性，亦如烏頭與附子共根耳；但時節不同，迷異境故，有衆生菩提二名矣。是以蛇化

爲龍，不改其鱗；凡變爲聖，不改其面。但知心者智內，照身者戒外。真衆生度佛，佛度衆生，是名平等。衆生度佛者，煩惱生悟解；佛度衆生者，悟解滅煩惱。是知非無煩惱，非無悟解；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，非悟解無以滅煩惱。若迷時佛度衆生，若悟時衆生度佛。何以故？佛不自成，皆由衆生度故。諸佛以無明爲父，貪愛爲母，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。衆生與無明，亦如左掌與右掌，更無別也。迷時在此岸，悟時在彼岸。若知心空不見相，則離迷悟；既離迷悟，亦無彼岸。如來不在此岸，亦不在彼岸，不在中流。中流者，小乘人也；此岸者，凡夫也。彼岸菩提也。佛有三身者；化身報身法身；化身亦云應身。若衆生常作善時即化身，現修智慧時即報身，現覺無爲即法身。常現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，化身佛也。若斷惑即是雪山成道，報身佛也。無言無說，無作無得，湛然常住，法身佛也。若論至理一佛尚無，何得有三？此謂三身者，但據人智也。人有上中下說，下智之人妄興福力也，妄見化身佛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，妄見報身佛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，妄見法身佛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，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，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，此即解脫心，成于大道。經云：佛不說法，不度衆生，不證菩提。此之謂矣！衆生造業，業不造衆生。今世造業，后世受報，無有脫時。唯有至人，于此身中，不造諸業，故不受報。經云：諸業不造，自然得道。豈虛言哉！人能造業，業不能造人；人若造業，業與人俱生；人若不造業，業與人俱滅。是知業由人造，人由業生。人若不造業，即業無由生人也。亦如人能弘道，道不能弘人。今之凡夫，往往造業，妄說無報，豈至少不苦哉。若以至少而理想前心，造后心報，何有脫時？若前心不造，即后心無報，復安妄見業報？經云：雖信有佛，言佛苦行，是名邪見。雖信有佛，言佛有金鏘馬麥之報，是名信不具足，是名一闡提。解聖法名爲聖人，解凡法者名爲凡夫。但能舍凡法就聖法，即凡夫成聖人矣。世間愚人，但欲遠求聖人，不信慧解之心爲聖人也。經云：無智人中，莫說此經。經云：心也法也，無智之人，不信此心。解法成于聖人，但欲遠外求學，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，皆墮邪見，失心狂亂。經云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八萬四千法門，盡由一心而起。若心相內淨，猶如虛空，即出離身心內，八萬四千煩惱爲病本也。凡夫當生憂死，飽臨愁肌，皆名大惑。所以聖人不謀其前，不慮其後，無戀當今，念念歸道。若未悟此大理者，即須早求人天之善，無令兩失。

夜坐偈云

一更端坐結跏趺。怡神寂照泯同虛。曠劫由來不生滅。何須生滅滅無余。
一切諸法皆如幻。本性自空那用除。若識心性非形像。湛然不動自真如。
二更凝神轉明淨。不起憶想同真性。森羅萬像并歸空。更執有空還是病。
諸法本自非空有。凡夫妄想論邪正。若能不二其居懷。誰道即凡非是聖。
三更心淨等虛空。遍滿十方無不通。山河石壁無能障。恒沙世界在其中。
世界本性真如性。亦無無性即含融。非但諸佛能如此。有情之類并皆同。
四更無滅亦無生。量與虛空法界平。無去無來無起滅。非有非無非暗明。
不起諸見如來見。無名可名真佛名。唯有悟者應能識。未會衆生由若盲。
五更般若照無邊。不起一念歷三千。欲見真如平等性。慎勿生心即目前。
妙理玄奧非心測。不用尋逐令疲極。若能無念即真求。更若有求還不識。

達摩大師悟性論終